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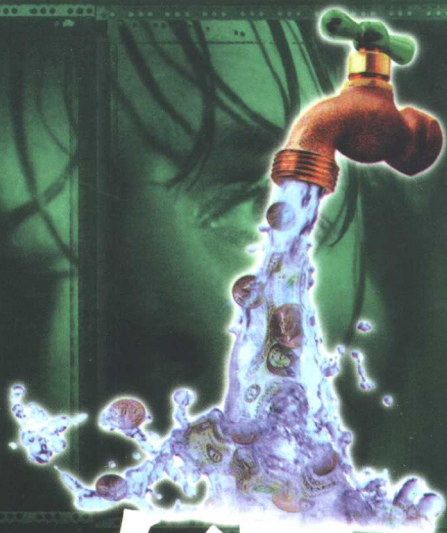


JAPAN NOVEL

「日」真保裕一 著

姚小燕 陈立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夺取_上



1998 年度日本第10届周五郎奖、第50届推理作家协会奖获奖作品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日」真保裕

著

姚小燕 陈 立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夺取 / (日) 真保裕一著; 姚晓燕等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7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ISBN 7-5329-1801-7

I. 夺… II. ①真… ②姚… III. 推理小说: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617 号
图字: 15—00—033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责任编辑 杨清禄

装帧设计 刘小军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64 开本 11.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452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总 定 价 (上、下册) 23.00 元

译者的话

经过与书中人物同悲共喜的八个月，终于可以较为放心地让这部书同读者见面了。但心中仍不免有所忐忑，深恐因自己笔力未及之处而伤及原作的精华。

有如此的担心当然是因为原著的精彩。作者真保裕一先生是当代日本优秀青年作家之一，生于1961年，毕业于千叶县立国府台高中。1991年初，他以小说《连锁》（日本讲谈社出版）初登文坛即获得了第三十七届江戸川乱步奖，自此开始走向其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1996年，其作品《White out》（日本新朝社出版）更荣获了第十七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另外，他的小说《交易》、《震源》、《偷听》（日本讲谈社出版）、《在枯树下》（日本角川书店出版）等，因其具有极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而深受日本广大读者的喜爱。本书原名《梦之斗室》，曾先后在《东京中日体育报》、《北日本新闻》、《岐阜新闻》、《中国新闻》、《新日本海新闻》、《苫小牧民报》、《东北日报》等报刊杂志上连载，因深受读者欢迎，应日本著名的出版社讲谈社之约，作者在原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整理，集结成书，于1996年8月首次印刷，至1997年8月已是第七次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本书于1997年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与山本周五郎奖双重大奖。

本书的精彩之处首先在于其题材的新鲜性。作家以其独具匠心的构思，涉猎了一个对普通人来说可谓是神秘莫测的领域——假钞的制造，从造纸到制版，从防伪标志的制造到印刷，这一切在作者笔下表现得都栩栩如生，正因如此，更增加了人们对造假钞者的罪恶的痛恨之情。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该小说在其艺术性上也堪称上乘。作者以白描的手法为读者生动地刻画了一群与现实中的普通人在情感层面、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活动，真实地再现了当代日本社会生活场景。作品摒弃了传统的正邪之分，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切入社会，在一种“另类”的范畴内，选择了一些不甚完美甚至私欲控制理智的当代人，通过他们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展现出凝结于当代人身上的传统道德观。作家以张弛有度的情节设计，电影蒙太奇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将这场既极具现代色彩的高科技应用、又作为传统伦理层面上的善恶之争，表现得扣人心弦，同时又展现出在科学、社会的冷硬面具之后，人性与生命



暖软的一面。作品情节的跌宕起伏及其结果的出人意料,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阅读心理,颇具文学大师欧·亨利的遗风。这也正是译者将此书付译、以飨读者的原因之所在。这些特色,相信读者在开卷之后会有自己的体悟。

此书能得以顺利出版,与我的恩师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高文汉教授及编辑吴晓玲等诸君的热心鼓励和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在此,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此外,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宋凯教授及日本友人浅井勇夫先生、池田秀夫先生等在语句解析、查阅资料等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山东大学文学院宋刚师弟在文字校对上花了不少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文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多加指正。

译者

一九九九年岁末

前 序

嘴说无凭,那好,我指给你看,不过,可要看仔细一点。

你看,五千元钞票上,新渡户稻造系的是一条白色领带,与之相反,一千元钞票上,夏目漱石却系了条黑色领带。有意思是吧。两张票子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啊!说不定在他们接替圣德太子和伊藤博文时还引起过争论。对此,以前我也丝毫没注意到。

据说,新渡户稻造像的原形是他出席养女的结婚仪式时的照片,而夏目漱石的则是参考其悼念明治天皇驾崩时的照片,当时他系的是一条黑色领带。无论哪一张与原来旧币上圣德太子及伊藤博文比,他们的肖像所占的面积都增大了不少。



奪 取

2

人们的眼睛对于他人的面部变化是异常敏感的。如果是见惯的,有时哪怕是瞥一眼也会看出对方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对于纸币上的肖像画也是同样。只要那表情稍有变化,也就是说那是张假币的话,马上就会被人发现的。这些纸币的阴影部分都是用一些极其细密的线来深描细刻的。即使连领带的色彩这样细小的地方,其区别也会直接影响到肖像画增大后的效果。旧币即是如此,更何况新币。

您和我们不一样,看您,钱包里净是万元大钞。不过,假如您有兴致,也请您拿出那万元大钞来瞅瞅。前不久人们还在议论呢,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不会感到陌生的。

新钞与旧钞相比,不同之处有两点。

首先请看有福泽谕吉头像的正面。钞票左右两端靠上的部分都有表示面额的数字“10000”,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紧接着的下面的部分。在票额数字与简单的蔓草花纹之间画有几条横线,在这之中如果能发现高约二百五十微米大小的“NIPPON GINKO”字样,就说明这是平成五年十二月开始发行流通的新币。

同样大小的文字在画有两只雉鸡的反面也有。注意看一下钞票的最下面,就是那些带有波浪纹的部分。附带说一下,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五千和一千的钞票也一样,在正面和反面都有这样的细小的字样。当然了,这些都是新钞。唉,我不多说了,与其我在此罗嗦,不如您亲自拿放大镜确认一遍。

此外,那些常常用紫外线灯进行日光浴的先生女士,我知道您以自己的肌肤为荣,我建议你不要只注意自己的肌肤,也



请偶尔对着光看一下钞票，你会发现那简直是奇观。对着光一看，钞票上的微型文字，就像是在浦安迪斯尼乐园中途退场时往游客手上按的纪念戳一样，红色的日银总裁印发着萤光露出朦胧的桔色。这就是另一处区别。所有的钞票现在都是这种新币了。大致每天都要经手或者看一眼的，可我至今却从没注意到这些，而且也没想到要详细地了解它们。

当然，不知道这些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什么妨碍。假使知道了，也只能是在酒桌上当个噱头，惹人发笑而已。仅此而已，并不能成为生财之道。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而此时，那惟一的例外就是，当你决定要印假币时，也就是说当你着手制造假币的时候。

有这样志向的同志，事先最好在脑袋里装些纸币的基础知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交待这一点。

我开始懂得一些关于纸币的杂耍全是因了雅人借钱的事。那件事无论怎么看都和黑社会有关，其起因是借高利贷。那债合计有一千二百六十万元。慢慢地，这就变成了钱的游戏。

作者简介

真保裕一

1961 年生于东京。

千叶县立国府台高等学校毕业。

1991 年以小说《连锁》获第 37 届江户川乱步奖，成为作家。

1996 年又以《白色的界线》获得第十七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

此外他还有《交易》《震源》《盗听》等多部作品问世。

Copyright ©1996 Yuichi Shinb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1996 by Kodan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

©1996 年 真保裕一

版权所有。

株式会社讲谈社 1996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2000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

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一部 手冢道郎篇

1

那天,我正为钱所困。当然,这种事情在我身上是常有的。于是,像往常一样,我出了残破不堪的公寓,准备去寻点猎物。

平常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窝边行动的,不巧的是,那天我实在是因囊中羞涩,连出门搭车的钱都凑不出来了,不得已,只好把眼睛瞄向离公寓不远的小巷里那台罐装饮料自动售货机。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二点。换了平常,即使再晚,在根据地附近作业我也会倍加警惕的。可是,那天我老是一门心思



拳 取

2

地琢磨怎么快点将钱弄到手，所以没有过多注意自己的动作。

我的手刚伸到投币口，突然有人从背后“啪”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手冢道郎先生吧！”

声音极低但很有份量，惊得我浑身打了个冷颤。

我屏住呼吸，匆忙将放在包里的右手抽出，扭头往回看去。

眼前立着一个男的，就见他一身膘肉，长得更是凶狠，全身挂满了金银饰品，猛一看就像是一堵涂了亮漆的墙。

再仔细看，鼻梁上架着太阳镜，脖子上挂着银锁，伸过来拍我的手腕上明晃晃的，是金手镯；腰上系的是瓦伦铁诺金扣腰带，那鞋子更是当今少见，是用亮漆漆过的，闪闪发亮。还有那额头，在街灯的反射下也是光彩逼人。

“手冢道郎先生吧！”

实在太耀眼了，我竟没有看出，在他后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一身黑色西服，有四十五岁左右。因他站在光球的后面，则更显杀机。好像是他在叫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口中正嚼着润喉糖的缘故，声音显得极其低沉。

这两个人简直就像是画上的人物，性格太分明了。看清之后才松了口气，我还以为是警察呢。

“在外面打扰您实在是不好意思。能否请您先抽出点时间来跟我们聊聊。”

黑西服的话很是谦恭，可是光球的态度却实在是有点蛮横。揪住我肩头的手还没松开，为了给我施加压力，又将那张



粗糙的脸也凑了过来。我极其厌恶地甩开了他的手。

“不好意思,请再等我三分钟。我正在兴头上呢。”

“小子,大哥说了有事要找你,聪明的话乖乖地过来。”

光球面带怒气,小树般粗的胳膊又伸了过来。

我往后退了两步,轻巧地闪开了他的胳膊。右手迅速伸进包里,拿出了高压电流枪,把枪头指向面前的两个人。

“看看这是什么?”

到底是见过场面的人,就见二人的眼角唰地掠过一丝恐惧,脸也紧张得像干了不久的水泥一样。

“为了安全起见,须事先交待一下,这里面装有电池和集光器,释放的能量会高出一般的五倍,稍不小心,可能会伤及心脏的哟。”

“小子,你……”

光球气得浑身直打哆嗦,黑西服僵硬地挤出几丝笑来,低声说:

“放出火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小子知道吗?”

黑西服忘了刚才卖弄文雅的腔调,露出了本来的凶恶面孔。我左右晃了晃手中的“枪”笑起来。

“您误会了,误会了,这是我用来作业的工具。我不是说了吗,再等我三分钟。”

两人依然紧锁眉头,对我半信半疑。我毫不理会,径自走到自动售货机前,把高压电流枪头对在硬币投入口的金属部位,打开开关。

当电压达到二十五万伏时,面前迸出了火花。



我没看错,这是一台旧型号的机子,它既没有高压分流电路,也没有保护电路。就这么简单,在高压的干预下,显示屏上的数字开始动起来,直到最终显示出最大限额——“九百九十九元”

我赶紧拉下找钱控制杆,“哗啦哗啦”,九百九十九元的硬币从找钱口掉了出来。

“看明白了?”

回头一看,只见光球惊得张大了嘴,黑西服也瞪起了三角眼,眨个不停。

“自动售货机这玩艺,是用微机来识别硬币并进行数据管理的。要对付它得靠高压电流。电压负荷加大,显示屏显示数据就增大,相反则减少。微机就是按这种二进制的程序来工作的。”

再看眼前的两个,一动不动,就像是被数学老师罚站的笨学生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

“看,这种旧型号的自动售货机里起控制作用的微机,它没有设计防备外部高压电流袭来时的分流电路,也没有保护电路。因此,当遇到高压电流枪释放出的高压电流时,它就会判断失误而执行错误指令。”

看着面前的两个呆子,我有点得意地晃着脑袋继续讲起来。

“可是,如果电压太高,有时里面的 CPU(中央处理器)就会给破坏,那样的话,即使能拿出钱,也不见得会像我现在这样拿到最大限额。再说现在装配保护电路的新型售货机越来



越多，干这行越来越危险不说，收入也越来越少。”

我收好车票钱，回过头来问：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一问黑西服好像才回过神来，为了挽回他的面子，急忙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干咳了一声后说：

“西岛雅人是你的朋友吧！”

我抄起手，在自动售货机前假装深思起来。

“朋友倒算不上，不过，说老相识倒是一点不错。”

“那家伙说和你是朋友。”

“那太荣幸了。”

“你小子别贫嘴！”

光球往前跨了一步，黑西服拿眼瞪了一下，制止了他。

一个人看上去极凶，另一个却显得温和。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警察和一个地痞。多巧妙的搭档啊。顺便说句，值得庆幸的是，至今我还没被警察拜访过。

黑西服抖了抖肩上的灰尘，往上挑了挑三角眼，目不转睛地盯住我。

“总之，那个自称是你朋友的西岛雅人现在在我们手上。手冢先生，我们呢，只是按他的吩咐来接您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朋友在他借款明细表中的担保人栏里填了您的名字。”

“担保人？”

黑西服迫不及待地笑了。



“哎呀哎呀，是我们不好，这么晚才通知您。”

突然间又拿出了极度文雅的腔调，右手伸向怀里。

“这是我的正式身份。”

他特别强调了“正式”这两个字。说着，递上了名片。名片上是这样写的：

随时为您提供融资服务

株式会社 东建金融

西池袋支店 涉外部长 江波和彰

名片的一角印有“本名片使用再生材料制成”的字样。看来，如今连经营高利贷的黑帮们都开始注意资源再生了。

注意环境保护的涉外部长皱着好像剃过的眉毛盯着我说：

“大约在半年前，你朋友从我们那儿借了点钱，到现在还有一点没还。没办法，我们只好找他的担保人您，跟您商量商量。烦劳您大驾跟我们走一趟。”

说着，两人往前凑了凑。

东京的夜晚天空一片漆黑，连星星的影子都没有。噢，怪不得最近没有雅人的消息了，原来是出了这档子事。

雅人是个独生子，当然，不可能有兄弟了。惟一的依靠，他的父亲，老早就去世了。后来，他母亲也不管他，跟人私奔了。可是，也不能因为这就拿我做担保人呀。

其实，说句良心话，处在他那种情况下，我也有可能把雅